中國青年

第八十四期

告廣洽卿及與他一類的人們
中國仍應對英宣戰
英國帝國主義眼前所走的側徑
怎樣做一個宣傳家(上)
討論國家主義並答曾琦
本期研究題目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廿五日發行

每册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但一君

告虞洽卿及與他一類的人們

希平

洽卿先生(叫你一聲先生，總還是望你能自新)：『近來聽說你逢人便說『罷工工人最利害的是海員，其餘紗廠等工人罷工是沒用的』』。我代海員們謝謝你。請你不要向他們灌米湯！我也曉得你有幾隻爛污船，可以在我們罷工中多弄幾個，但也值不得這樣厚皮，就為此來灌米湯！告訴你，海員們的人格及罷工的價值自有公許，決不因你的米湯或碎杯能增損他們一點。

不過你的話有須糾正的，就是因你說紗廠工人罷工為無用。我們從輕的斷你，可說是你不明事實。從重的推斷，可以說是你受了運動，來破壞工人團體。何以呢？你要知道日本人自己說日人在中國紗廠投資已達四萬萬。吾人以普通銀行三釐利率計之，則每月為一千二百萬，況事實上華工工價低廉，其生息決不止此，不然則彼等又何苦經營此業，而不坐收銀行的利率呢？我們將與紗廠連帶的營業一共算來，紗廠工人罷工，日人方面，每月總要損失到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這是最小數，你如不服，儘可代日人來辯駁。

反觀我方損失，計平均工人工資每日五角，十萬人每日只五萬，每月只一百五十萬。與敵方損失是甚麼比例？你為何說他們是沒用，請你明白答復我。不然，即使你登外國報，洗刷你沒受賄，天下人恐怕不能原諒你。

況且我們罷工，是表示我們反對大英帝國主義者在戰而不宣的狀態中屠殺我們中國人。我們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你是個捐班老爺，不怪你不知書，但你該聽人說過，志士仁人，為了國家，肝腦塗地都不惜的。現在正是我們大家為國而肝腦塗地的時候，甚麼有用

沒用呀！

你的同調很多，所以一併箴戒他們。

中國仍應對英宣戰

楚女

我們底北京政府，若是一個具有近代政治機能的政府，則當五月卅一日上午，即應以武力佔領上海租界，宣告廢除一切有關上海租界之條約及收回英國在華領事裁判權。一面以強硬通牒，對於五卅案本身提出若干條件，限英國於若干時內答覆，否則宣戰。在那時，英若稍有表示欲戰之態，日本必起而與之相角。因爲中英戰爭的結果，一定是中國失敗，而英國在遠東的霸權擴張。日本決不能坐視英國漲大，好去壓迫它；所以必定要起而說鬼話，借了什麼主張公道的名義，指英國行動爲不然。英國如不能與日本開火，即不敢對華宣戰。它若對華宣戰，事實上便是我們先放一炮而惹出禍來讓英日對打。我們不過供給一些勞動上和經濟上的助力，借一大塊地方給他們作戰場而已！英日戰爭的勝負，在陸軍上說，廣東政府和川滇諸將如同日本合作，那麼，英國底印度是十分危險的。印度如受日本攻擊，而引起印人底自決，則大英帝國必即時瓦解。所以他必要以全力應付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活動，而不能怎麼樣壓迫我們底本部。另一方面在這種場合，我們又可再看其他各國怎樣？俄國縱不和華助日，但至少必是反英的。它一定要趁勢鼓動各國及英屬各地的工黨，乘機大舉。這一件事是制英國帝國主義之死命的——比日本底戰鬥力要足以使他害怕十倍。法國在歐洲因德國賠償問題久與英國立於敵對地位，在遠東又久已與日本有一

種經濟的而兼攻守意味的分贓同盟，消極的必對英宣告中立，而不予以助力；積極的則或以廣州灣及安南作爲日本軍事活動區域。　美國處此情勢之中，既不能助英勝日，使新加坡軍港之效力更加增大；亦不能助日勝英，以自樹太平洋上之勁敵；勢必調動艦隊示威於夏威夷斐律賓一帶，以武裝調停自居。　此時英國若俯首承認調停，則我可以上風態度，使美國不得不提若干較有利益於我之條件——較之現在由我們去求人家來調停者一定相隔懸遠。　英國如不服調停，那麼，得罪美國的是英國，我們就可以對美博得好感。　美國此時或守中立，坐觀虎鬥；以待一方疲斃時，再起而乘之；或竟以意氣用事加入日法一方面以敵英國。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局成，而戰事必盡纔延長。　在此延長期間，英若能如第一次大戰中之德國，足以長久支持，則勢必更拉入多數小國而牽動中歐近東之局勢——俄國之紅軍，亦必以不得已而被日本請其加入。　混戰之下，英之屬地及中歐各地並日本本國，必致經濟紊亂，產業破壞，失業者增加——一如第一次大戰時之情況。　於是第三國際及赤色職工國際必引導勞動者再演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莫斯科大舉之劇而成就若干國家之社會革命。　此世界的客觀形勢，而一個唯物的物理之定律也！　所以那時我們若對英宣戰，實際上乃是宣而不戰。　第一步可以博得日本出任調人；第二步可以博得美國主張公道。　即或真正釀成上述之大戰，要亦中國之所樂爲。　蓋中國目前不和外國打仗，也還只是弄得天天擾亂，民不聊生。　也還只是由它們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國土上，作國際的暗鬥。　激起國際戰爭，最多也不過還是個『民不聊生』，除了失却身上的鎖鍊，並不另犧牲什麼！　何況世界的情勢，限定了英國一定不敢對華接受打仗的宣言？

然而上面推論底唯一關鍵，即在日本是否肯因中國而對英開戰？　假使日本竟不管事，或竟與英一致合作，豈不糟糕？　我以為日本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與英戰，或與英合作——決不能看着英國打敗中國，而獨得處分中國之無上發言權。　戰則已如上述，現在且來推論英日是否可以合作？

日本現政府是號爲革新派的政黨組織的，在國家發展上，既已對於新加坡築港案，表示過積極的不滿意——對英並無好感。　日美之間的空氣，雖然足以使日本傾向英國；然在世界大勢上說，英國因爲對於歐洲經濟上的關係，却又未必敢於得罪美國去和日本攜手。　讓一步，即令英日合作爲可能，美法等國也決不至於讓他實現。　因爲英日一旦合作，對華宣戰，則事實上即不啻毀壞華盛頓九國公約，而舉美國苦心經營的破壞「日英同盟」之成績，完全掃去，舉二十年來之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根本推翻也！　故英日若因中國對英宣戰而聯合，結果只有引起美國之憤怒——仍然成一世界大戰。　中國者，今日之巴爾幹也！　遠東巴爾幹遲早必引起一次世界的大戰——已是定命的必然。　惟中國人及一般被壓迫者，一般弱小民族，望其速到；而帝國主義及一般資產階級，則望其延遲耳！

英日之不能合作，尤可以北京外交團眼前之事實證明。　英國苦於無法卸其「科學的義和團」之罪，乃思以中國政府之力，壓服中國民衆，並賠償道歉亦望免去。　無奈中國政權現方握於親日派之手，且因軍閥內爭關係，此親日派方且極力示好於民衆。　故英人惟有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中之另一守舊派，勸以日本在華工業及在華威勢前途之利害，以期利用張作霖以與彼去年所用之甲必丹吳佩孚合作，以推倒中國現政府，奪取政權。　此目下正在進行

之計畫，而且已有幾分端倪者！　所謂匯豐銀行借款；所謂某某爲驅逐俄國在滿洲勢力起見以中東路及其地使用之「表面」理由，由英美領事斡旋借款二千萬元；所謂曹錕出冷宮——皆屬此計畫實現前之一種空氣。　然而能成麼？　雖然我們不能料定終久不能成，但多少總有些阻力，總要惹起些國際間的反感，法國公使不是氣憤憤的拂衣而去了麼？　美國不是也不大熱心了麼？　意國不是也和法國站在一邊了麼？　這是表示什麼？　這便是表示不滿意於英日合作而分贓！　外交團終於是不能合作的！　它們沒有道義，只有私己的利害！

我們底外交，如果不能阻止英日的甲必丹政策之合作，則非完全失敗不可！　我們若要挽回這種敗勢，只有利用外交團之不能合作，利用世界現勢之險惡，利用引起世界大戰之恐怖——全國一致主張對英宣戰，並以種種方法促成中英戰爭，以開世界流血之大慘幕；以對付此方在窮迫中之英國帝國主義！

英國帝國主義眼前所走的側徑

楚女

文明的大英帝國，既然首先做了『文明的義和團』；用了殺人效力最大的機關鎗，對於我們舉行了空前未有的無條件無限制的民族的大屠殺。　它要怎麼樣才能轉灣，才能使鮑爾特溫所代表的英國帝國主義還能多藏幾天威武的「如官亮」呢？

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便是勾結中國軍閥，引起中國內戰，藉戒嚴而壓迫中國人民。

日來屢有張作霖與英國帝國主義業已諒解之謠——我們雖然不可遽爾相信，但在事實上，英國現在確有不得不勾結中國軍閥，引起中國內戰之勢。　我們若就各方面的情勢以爲推測，

則英國現在正在進行的，大概不外下列各端：

一，表面上極力強硬，並且提出反抗議反而向中國要求條件，以壓服中國人之氣。

二，到處施行漢口廣州式的武力屠殺，而以不致激起中英戰爭爲度。　現在上海斷絕供給電氣，便也是此種挑戰法——因爲它如此一做，你們必起憤怒，你們如稍反抗，他便又給你一頓機關鎗坦克砲大屠殺一陣。

三，乘中國大商階級，只顧金錢不要國家之弱點，極力示好於大商階級——對於北京交涉，則取一個『對於中國資產階級讓步，對於中國民衆極力壓迫』的方針（譬如對於工人集會自由，絕對不許；而對於納稅華人之投票權，則許其與西人平等）。

四，以種種方法利用中國之紳士階級——即所謂『高等華人』（如梁啓超，張君勱，江亢虎，張東蓀，丁文江，胡適之，之徒），替它來鼓惑人民，渙散民氣，提倡「修約」與「滬案」分爲兩事；使北京政府有個向外妥協的地步。　現在北京已居然照着高等華人們所主張的，實行分爲兩事。　這是預先彼此約定計畫好了的——以便進照大英帝國主義之意旨，將修約成爲懸案；而向人民則藉口於『兩事』以卸責。

五，實行勾結日本資本主義平分中國市場，由英日兩大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用張作霖和唐繼堯吳佩孚三人爲工具，使成一大三角同盟的反動戰線，盡情壓迫中國國內以及國外的一切不利於他們的勢力——如蘇俄在華的感情，國民黨，國民軍，覺悟的工人學生等。　原來日本帝國主義內部亦分兩派。　比較進步一些的代表開明的資產階級的是加藤高明等，他們主張利用安福系，新舊交通系，稍做一點假仁義的事

，籠絡中國人民，把持北京政權，以爲一實際上之『立憲式的日本殖民地的甲必丹政治』。另一派則爲保守的軍閥，他們仍抱着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的老思想，要想滅亡中國，夷於朝鮮之列。他們信任北方某大軍閥。現在有些人不明白，以爲某大軍閥與某系首領，同是日本帝國主義之工具，爲什麼又互相搗蛋起來？[3]殊不知暗幕中，乃由於日本的守舊軍人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已與英國帝國主義聯盟（此聯盟係專對滬案），以「非戰爭」的形式一致壓服中國民衆。

所謂曹錕出冷宮，吳佩孚要出山等事實，都只是說明英日兩國之合作。

在以上所說五大陰謀同時並進之下，自然不用打仗，所謂『無一矢之遺』，便可以使中國全民衆之氣壓服——我們底外交便只有一個『完全失敗』！英國帝國主義——眞正是狡猾萬了！

然而像這樣便算是我們失敗了麼？一點也不然！我們不但並未失敗，而且佔了永久的勝利——徒然顯出英國帝國主義是一個傑克箱中的笨拙的傑克！因爲他這樣的做法，事實上使我們更認識了資本帝國主義之眞面目；越發用了膠水把我們——工人，學生，農人，小商人，兵，警察，巡捕，世界上一般的被壓迫者，一般的弱小民族——黏貼得更堅固，更緊密。[4]反面呢？越發把軍閥，官僚，名流，高等華人，買辦階級，用X光照得骨骼嶙峋，叫每個中國人都認出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再也不致於受他們底欺騙而緩和了我們底國民革命之工作了！

我們只有一點可算失敗便是渙散了我們——工農兵學小商人——的團結，而緩和了我們

對於他們底「報仇」之進攻！ 我們若能永遠向他們作報仇之進攻，我們只有失去我們身上的枷鎖而得到勝利的！

這樣做一個宣傳家（上）

代英

我們不靠用手槍炸彈，打死一個阿貓阿狗，以改造世界；我們不靠像買彩票一樣的送幾個人到軍隊中間去以便逐漸變成督軍師旅長的所謂實力派，以改造世界；我們不靠練幾隊精兵去打天下，學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以改造世界。 我們怎樣改造世界呢？ 我們靠宣傳的工作；靠一張嘴，一枝筆，宣傳那些應當要求改造世界的人起來學我們一同改造世界。 我們要宣傳到使勇敢的人起來幫着我們宣傳，我們要宣傳到使怯弱的人都了解而贊助我們的主張，我們要宣傳到一切被壓迫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大多數向來爲統治階級作爪牙效奔走的人們都對於統治階級倒戈相向，於是統治階級便土崩瓦解的倒下來了！

怎樣做一個宣傳家呢？

第一，你要有一個堅強的信念——要相信只要你能說明理由，解釋疑惑，羣衆一定能夠接授你的宣傳。 爲甚麼你能這樣相信呢？ 因爲你要改造世界，不是你愛搗亂，亦不是你放棄要提出這些高遠不必要的理想；你們因爲羣衆受壓迫痛苦太利害了，所以爲羣衆求解放而作此種主張。 爲甚麼自己親受壓迫痛苦的羣衆反會不贊成你的主張呢？ 他們所以不贊成，總不出兩個原因，一是因爲他們不明白自己的地位，一是因爲他們不明白你主張的眞象。 這是很難怪他們的。 統治階級爲要保障他自己的地位，設種種方法障蔽羣衆，使他們

看不清自己的地位，更看不清自己地位的墮落與統治階級之關係，他又為要使羣衆隔離你，對於你的主張，造出種種曲解的謠言，或消極破壞目為不可能的空論。 這只要你能去同羣衆接近，把眞的東西赤裸裸的指給他們看，他們自然易於恍悟。 有時你不耐煩這樣做，你看見這些被欺騙的羣衆說了幾句不入耳的擂輿話，便以為這些人是天生的蠢牛，不願意再去接近宣傳，這卻正中了統治階級要使他們隔離你的詭計了。

第二，你要去宣傳，須對於所要宣傳的理論，自己先有充分的明瞭，而且對於一切反對理由要都能夠答辯。 倘若你自己都有些糊不清楚的地方，你怎樣好去宣傳人家呢？ 你在宣傳的時候，不要避掉那些反對的理由，要自己提了出來，把那些反對理由自己充分的敘述出來，而且亦很誠懇的歡迎人家提出這種反對理由，然後加以指摘駁正，這最能使人加增注意力，而且為他們把疑團打破，最易使宣傳生功效。 你要避去人家懷疑的地方不加解釋，任便你在別方面說得如何的天花亂墜，人家總要為了這一點疑團不肯接受你的話，所以你的宣傳便收不了功效了。

第三，你對人家宣傳的時候，要表示出來你自己很有把握的態度，但不可驕傲誇大，惹起被宣傳人的反感。 你既擔負了宣傳的責任，不要怯懼，無論你說得好與不好，膽子放大些，臉面放厚些，要裝出從容不迫的樣子。 但你必須要謙和，對於被宣傳人要有充分的好感，不要有一絲一毫輕視被宣傳人，或自己剛愎武斷的態度。 你要像是一個來為他們的利益，告訴他們需的消息的人，你不是為你自己出風頭，標榜你自己的學問見解，你只是很誠懇的將你所知道的告訴他們，而且答覆他們的疑問，那便他們自然心悅誠服了。 你宣傳得

有不合宜的地方，在工作中你可以自己研究改進，不要在宣傳的時候預先膽怯；醜媳婦想要見公婆，只要大着膽子去，在去的時間想些最好的應付的方法，反比那樣張皇狼狽要少鬧許多笑話。

第四，你要注意在說話的時候，每一句清楚，每一個字清楚；不要說得太快，不要在一句話要說完的時候，把尾音吞在肚子裡去了。 你說話要注意少用任何聽來不容易找的名詞，不要因爲要表示你的學問，引用許多「主觀」，「客觀」「積極」「消極」等要人思索推敲的話；須知道聽的人若要去思索推敲這些名詞，便要少聽你的幾句話，他便不能把你的話上下文接了下去，便感覺無味了。 你要極力避去一切專門名詞，用極普通易懂的話傳述你的意思。

在應注意的一句或幾個字，你要特別着力的引起大家注意；但不要亂着力，亦不要一開口便太着力了，使以後在要引人注意的地方沒有法子引人注意。

第五，你要知道被宣傳人的生活，從他的生活中找你說話的材料，找那些可以證明你所說理由的例子，而且利用他生活中常要聽見的土話或其他流行的術語說明你的意思。人都希望聽些新奇的道理，最不喜歡人云亦云的話；然而這個新奇的道理，若不用眼前的語句與例證來解釋，卻不能使他深入心通，不能使他聽了全身爽快，絲毫不懷疑的相信你。

第六，不要問是不是有人反對你，或者是不是有人不懷好意的提出了反對你的理由，你仍舊要很和平的然而很有把握的從他們所疑惑反對的地方加以解釋。 若是疑惑反對你的人所說的話有一部分理由，你應當先把那一部分理由摘出來表示你的同意，若是還有些他自己沒有說到的可以使他的話更有力的理由，你應當一並站在他的地位爲他補充了出來；然後再

很從容的指正他的錯誤的地方 我們用不着狡辯強辯或一切詭詐的方術，我們只要自己有一番研究，儘可應付一切反對的理論。 反對的理論所以會爲人所相信，或者在羣衆中間有時亦能迷惑羣衆的，總有他的若干理由；不要一筆抹煞介說的人與羣衆都疑惑這只是你的偏見，你儘管把他的理由完全提出來，然後就他的破綻或他的前提的錯誤，如一番批駁。當在羣衆還不會相信你的時候，你的態度要和平一些，把你的理由很委婉然而很有力的說出來，滑稽的指出反對理由的錯誤；待到羣衆相信你的時候，你要完全打倒反對的理由，應當指出這種反對理由的錯誤，是無意的，有時甚至是有意的幫助統治階級欺騙羣衆的，對於那些顯然而邪說，應當要求大家排斥拒絕他。在答覆反對理由的時候，自然有時能用和平的態度，遇反對者都可以使他接受你的宣傳是最好的；但若遇見那種有意幫統治階級說話，或遇見頑固偏見的人佔在羣衆相信之後，還要嚴厲的駁斥他，這不是爲要侮辱他是因爲要羣衆的觀念更確定而清楚的原故。

討論國家主義並質曾琦

砍石

無論德國的興登堡，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以至於中國的康聖人，沒有一個肯說他抱有強盜的雄心，沒有一個不想把「祖國」兩字壓倒一切；同時也沒有一個不反對他們所說的「過激派」。 國家主義，青年黨，不過是反動隊伍中的一個比較漂亮的支隊罷了！

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每每利用「君主」「祖國」來擾亂階級爭鬥的陣綫，來保護他們自身的特權。 這是不足怪的。 而一般純潔的青年，抱定狹義的愛國主義，爲他利用而不自

知，那就太冤枉了！

君王的迷信已打破了！ 我們請說說國家是什麼東西？ 國家不過是統治階級利用之以掠奪別人的工具罷了！ 我們被壓迫的人們，是否值得死心塌地的去愛它？

是的，我們也主張愛國。 不過我們愛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資本的國家；是以國家爲過渡到世界主義的工具，不是把它看做終極的偶像；是爲了要反抗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無產階級才愛國；不是想抱「大中華」的傳統觀念，步帝國主義者的後塵。 可是國家主義者和我們相去太遠了！

中國國家主義的機關報說，要反對不合國情的共產主義，這句話最幼稚得可憐！ 世界的保守黨反動派，試問那一個不說革命派是「不合國情」？ 法國的國家主義者，不是喊着「共產主義不合法國國情嗎」？

究竟怎麼樣是合乎國情，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要明白，所謂適合國情，就是適合本國物質的需要。 中國不是一個閉關自守的絕域，討論中國的問題，要顧到世界的大勢。 國家主義者閉着眼睛不管世界的大勢，要想以一國的單獨的力量，不與世界內革命勢力聯合，推倒帝國主義和軍閥，而欲建設一個大中華的帝國主義。 這雖適合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卻完全不懂世界的情形和國內物質的需要！ 難道中國單獨的革命，兵不精，糧不足，器不利，能夠成功嗎？ 難道中國的農工沒有地主資本家，便不能生產，不能消費嗎？ 國際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段，已經到了最後一步而成帝國主義，行將崩壞，中國難道不要蹈前車之覆轍嗎？

共產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 這是不値得多討論的。 要是中國不能獨外於世界，要是資本主義的確到了末日，要是共產主義是一個活的理論而不是死的條文，要是蘇俄工業不及英美而的確可向共產主義走：那末這個疑問，馬上便可釋然。 中國的工業無論如何不發達，中國的民智無論如何不開通；難道就不能用新的「新經濟政策」去過渡，新的「共產教育」去開導嗎？ 唉！ 眞是「杞人憂天」「蜀犬吠日」！

現在我們丟開理論，再看看他們實際的行動，自可看出他的眞相。

一、登載國民會議促成會的文章；二、頌揚廣州商團；三，罵中山頑強；四、攻擊共產黨（各國的）及蘇俄；五、反對國民黨與蘇俄提携；六、頌揚擁護唐繼堯的李烈鈞；七、譯登帝國主義的國歌；八、鼓吹精神文明東方文化；九、誤解孫中山為國家主義者；十、誣罵國民黨左派之陳其美陳獨秀；十一、主張革命黨應與買辦，紳士，政客，……合作。 夠了，夠了，我們且等着看他以後所玩的把戲。

以下我再問醒獅報主筆曾琦君幾句話：

（一） 我們批評一個人的思想，終當以其成熟期所發表者做標準，斷不能以其早年的論文，做他思想的代表。 中山先生六十年以前生的，他的初期的思想，含有狹義的民族主義，想以「大中華」民族，統治五族，這是對的。 不過到了他思想成熟的時候，在國民黨宣言上，便明明的說：「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又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的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族。

」難道像你所說：『民族主義者……中山先生本此主義以排滿清，且主張以漢族爲中心，融合滿蒙回藏諸族爲一大中華民族，則是明明爲國家主義』的嗎？　倘若你定要強拉中山先生做你的同志，那末康聖人或許也可自豪爲中山的老友，因爲中山曾經上書李鴻章說經國之大道哩！

（二）中山先生反對世界主義，明明是反對『帝國主義欺騙弱小民族的僞世界主義，所以他說：『世界上的國家，拿弱國主義把人家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　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爲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　由是可見他的本意無非反對威爾遜一派的假面具，與不知抵抗外侮的糊塗虫。　斷沒有反對共產黨所主張的世界主義。　不然，他何以始終欽佩列寧，贊賞列寧，且許共產黨員入國民黨呢？

（三）你又說：『民族主義……而共產黨乃誤解之以承認蒙古獨立，使我國之領土分裂，……民權主義，……而共產黨則曲解之以廻護其勞工專政之說……民生主義……而共產黨乃曲解爲卽共產主義……』。　曾琦休矣！　你撒謊也撒得太拙了！　共產黨自有他的理論之立脚點；不必像你一樣曲解三民主義。　我不信有如此發昏的共產黨員，說像你所說的昏話。　假如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中國又何必有此共產黨？

（四）你說中山『態度崛強』，『而死於北上謀和之際……誤聽策士之言，中段派之計』『晚年誤收共產黨』『中山……不解中國數千年人治主義之妙用，……始以誤信陳其美，致與多年患難相共之黃克強（右派健將）分道而馳，……終以誤聽陳獨秀之故……致起

內部之糾紛。』這些都是侮辱中山的話。照你所說，中山簡直比劉表袁紹還不如了。還配做革命的領袖嗎？

青年們！起來吧！打倒未來的帝國主義！打倒狹義的國家主義！打倒冒牌的革命派！

本期研究題目

一、在這次五卅運動中，你對於中國底大商買辦階級的認識如何？
二、倘若中國現在對英宣戰，你以為在世界歷史上有什麼意義沒有？
三、中國國民革命的基本工作，究在何處；在這次五卅運動中，你見着些什麼沒有？
四、你對於怎樣做一個宣傳家有些什麼意見？
五、中山先生底民族主義底正當解釋，究當如何？

中國青年彙刊一集
（由第一期至第五十期）
每集定價大洋六角
存書無多
購者從速